國朝文錄

南庄類稿文錄引

南庄類稿廣昌黃靜山先生𧖴先生以豪傑自命未遂時希風魏叔子暨官于朝與方望溪李穆堂諸先生相討論湛深經術卓然欲追古人所作與說三篇痛流俗之淪溺而欲人鼓其志氣才力以自奮其文雖未免痕迹百世之下必有讀之而興起者集中論較多行文尚未甚老鍊而以怨目狀以達許讜以氣推迆亦萬世公評書多自辨之詞大畧與歸大僕近序記則融精鍊液旨達詞文脫盡町畦力矯庸俗始陶鑄于震川叔子望溪之間而自成一格蓀盡排偶之體至震川始能擺脫叔子加以古勁望溪又以精

詣勝之先生參和其間遂能生面別開各有其勝乎是以知文章之境地無窮而嘆先生之苦心孤詣為不可及也先生所著有白雲詩鈔二卷風格在韓昌黎杜少陵之間亦無一筆猶人者又有靜子日記其論文謂以經術為本元承有宋大儒經學昌明之後學者非詩書六藝濂洛關閩之說勿道其遜志畢力于此者又無科舉骫骳脊亂之習以破壞之故人皆各以其學之所蘊蓄志之所向往氣之所鼓盪者為文其遜而在上者若姚牧菴之舂容盛大沉鬱博厚虞邵菴之規矩典則歐陽無涯元清河之出入秦漢揭文安之高文典冊敘事嚴整貢允夏之俯仰雍容歐陽圭齋之

多識掩貫風度宏遠在下位者若柳道傳之涵肆演迤吳立夫之斷截雄深類難勝數其推服甚至而近世乃有謂元無文者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又謂澹立言存傳槪往蹟證以今日天下國家民生風俗世變之故將明道經濟必非古人備物可以假用則吾人學術議論與世變為補救必有前人所未發者讀此可以知先生為文之旨矣上高李祖陶撰

南庄類文錄目錄

卷一

卷二

南莊類稿文錄卷一

廣昌黃永年靜山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新昌涂象晉侖

興說上

特立乎一世之謂與刱所未始有之謂與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後世道衰學絕士莫有以豪傑自待眯明瞯聰蒙頭局知滑滑棼棼詹詹儼儼蠛蠓生死於甕盎斥鴳翙翙衣被土偶而病夫垂道也貞志不立貞氣不生光嶽之靈至是而弗章聖智至是而無用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夫木斷根弗再火絕膏弗揚人才息其種弗興古之善興者如春氣爭華戰士鼓勇雲湧

天而其道一曰志次曰氣次曰才次曰力何謂志志也者神明之所之深而力立萬物之表而無形行天潛淵貫乎百世上下而無紀極不用之則荒散用之則發弃用之則堅銳莫敵越王句踐破吳漢武取馬大宛使移其精銳用之於正大鬼神且辟其鋒無非成無非遂也故志莫強於斷然而毅所以用其銳下所以增其高處所以防其盈堅所以忍其苦而要於成何謂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王氣蓋世朱撤公豪氣蓋九州故排危撐孤非氣不立不囿性命之要耿道德之崇閎三才之博且奧古今世變升降經術事功文章之魁奇雄駿也明之形之涵之負之緬之塡之

（時妙）（字法句法）

攝之而星羅州次經經緯緯而不可亂也運之錯之如規旋行如歐治鑄無有壅閼停滯也若是者氣一弗至則頽敗萎薾如槁腐壞朽不能支旦夕礪鈍以發立懦以剛振隘以宏翰光以晦[illegible]黄河行萬數千里橫絕宇宙洪蜓立萬仰俯瞰邱垤其氣然也昔者禹治水天下崩潰四出疑無所措手足禹則一一有方畧次第以使之由於地中行所無事疏之瀹之淪之排之鑿之決之擗之注之人之滙之豬之陂之故八年而功成今百家紛綸正道壅鬱羣丧眩指亂俗橫流攻儺截定剪榛棘披雲霧使天晶而日朗康衢川而四達疏通條貫背必其有方略次第而後可不勞而理故出險

惟才。如是而終之以形息之力。強努之末。不能貫魯縞。行百里者半九十。為山虧一簣。故又貴吾持其終。四者闕其一。未有能濟者也。而志為之基。譬諸木。志植其本。氣茂其幹。才暢其枝。發其華。力堎其實。木不僵則幹枯而枝萎。華息何有於實。故志定而蓬蓬然勃勃然。如駿馬馳。如怒水決。如此而氣張而才騁而力旺矣。竊賊木欲蝕。志輕。鑠氣。竊耗才。惰皆力。故君子又防其獘。嗚呼。大賢君子之不世出也久矣。道德之興也無冀也矣。循吾說而進之。其有起乎。

筆筆高古。不尋節節。勁險有力。似叔子集中學漢人文字。雖未

入神而力去陳言亦可謂戞戞乎難矣○士生晚近習於目見耳聞未有不隨波而逐流者不隨波逐流卽非之刺之不以爲狂卽以爲妄藉非天挺豪傑焉能興哉讀此文可以听然而自奮矣

興說中

漢以來禮廢樂弛。六藝出於焚餘斷脫。先聖之道塞而天地正大磅礴鬱積之氣間有所鍾。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業。學者猶有舒遂

上備言興之法此篇論能興之人

故漢氏之能興者司馬遷興於史記董仲舒孔安國劉向揚雄毛萇鄭元興於經東京而嚴光始以其清風峻節興繼此而郭泰李膺陳蕃范滂遂興於激揚清濁矯矯尚名義三國崩分諸葛亮以忠義王伯之略興蜀漢魏晉六代士皆莫能興中國無君臣上下父子禮義衰夷狄横士尙跡弛崇浮誕習老莊滅周孔嗜利無恥而陶潛則以其高隱興於晉宋王通以敎授興於隋皆能興者也

至唐、而孔穎達、賈公彥、以經義興。韓愈以古文原道闢佛興。宋歐陽修、以開韓氏之風而興。五代淩遲、風衰義絕、范仲淹大興名節、作宋士氣、由是而興者、有胡瑗、有李覯、孫復、石介、而周子、程伯子、叔子、張子、朱子、乃以聖道興。一時邵雍、司馬光、羅從彥、李侗、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陳傅良、亦皆興。宋亡而文天祥、謝枋得、以死節興。由朱以前、遞興遞廢。士或興矣、而道病未大明。至宋而後海內並興於正學。黃幹、真德秀、許衡、姚樞、吳澄、金履祥、許謙、吳萊、黃溍之屬、繼繼繩繩、雖勳業未大顯於時、道德未盡比於數子、而人才經術之盛、浸浸乎軼前代而配二周也。且數百年、初明宋濂承中

原文獻以鴻文碩學興洪永而降耗矣薛瑄胡居仁又聞朱氏之風而興王守仁有崛興之才而病於道由漢而來千有數百餘歲相望也是數十君子者或著之文章或顯之行事或蘊之道德或功著一時或澤及百世或創所未始有或振起前烈要當天地晦

此即上論起二句之意所謂豪傑所推知此諸公

冥斯文剝喪欲絕之秋而以其獨力為於舉世之所不為柱狂流障萬川破鴻濛開聾瞽其精神視四海為闇闥古今為晉旦斷於確然之志成於終身之力而炳著於天下後世蓋扶輿之全氣必有所洩而斯文之靈肇於人心且恍依之以為壯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此時也有大力者以挽維之

則天地息而復斷日月晦而復更人物閉而復出無大力者以挽維之淪胥滔滔譬彼舟流孰知所屆魏晉六代之世可以觀矣予甞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悲夫余仿自漢以下振古之士而可以扶衰立懦者於文章曰司馬遷曰韓愈曰歐陽修曰宋濂（以宋濂繼韓歐陽其眼孔）遷孤騫閎覽其氣吐內千載天漢之世一人也愈於元和修於景祐皆負蓋世之氣為斯文中興濂遭時會功在制作於事功行誼曰諸葛亮曰范仲淹亮有君子之道仲淹修賢者之操於道德曰朱子集羣儒繼絕業開無窮大而精深閎而無外漢以下未有也論學要於知性而事功行誼文章

必有其本而非氣昌而力盛俱不能明道以有爲遷以下所爲有取也嗚呼由漢以來千有數百餘歲相望者如斯也蓋三代以降士風莫盛於東京而正始敗之學術人才莫隆於兩宋綿延至於初明降而遂息其興其衰所從來遠矣

前幅用數十與字倣昌黎送孟東野之用數十鳴字中間一段最有力

輿說下

或曰。資裝雖生而甚鬻亦長。合浦之珠玉河之玉代產海內億人之衆謂無軼倫之才。吾不信也。然則何爲其輿之難。輿曰勢之所趨重。與其積深不可轉也。今夫崇山之壓也物無不下江河之積流束薪莫補海內風氣之翕忽擁擠勢如此矣其驅之也迅疾甘之也深入緘縢之也半閉而無少隙縫月引歲深傳染癥結與迫（今也得而翕不可收矣）俱流。秦人生子而服諸齊人。及其長也。父母乎齊人耳。已其子孫又祖考齊人也。閔以秦人不知也。（猶乎言老甚）其見見閔閔者以爲是固然如此矣。（借雖取譬）吳民長未滿五尺。鶩然負於侏儒。及見魁人侏儒大怖之目

以頂天夫誰不爲吳民之鶩乎侏儒乎又不爲侏儒之頂天乎魁人乎今夫雷霆震而百蟄起禹負神力而拯滔天之溺沃土之田以集節稱豈不亦秀實哉陸象山講義利聽者汗流泣下其興機與君子遂如數何自立而已矣

此首痛寫難興之故只是爲習俗所囿耳而格力亦勁

春秋四傳異同辨 錄首段

晉治春秋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四家言曰據其怪迂蹐駁拘滯附會牴牾與經旨相亂者稍爲折衷而闕其不可信已徧廣卷嘆也曰嗚呼六經獨春秋孔子所自作孟子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人之業必曰孔子成春秋而孔子自言亦曰知我罪我其義耶竊取之蓋未嘗不自矜慎貴惜也當時七十子之徒道術莫醇於曾閔而文學莫盛於游夏聖人宜授之使卒業於此顧何以屬之丘明游夏之徒且曰一辭莫能贊以轉授其弟子顧能發明之無謬於聖人之旨耶是聖人之春秋一再傳而已爲郢書燕說捕

此意猶不可附從古無人拈出

風捉影何有於千百世之後此不可解者也諸儒之失其大者在於學不得其統宗以方隅之見求聖人之經於訓釋又參以臆見傳聞之雜出故多不軌於正要於一而善言春秋者惟孟子後之學者因是猶得有所尋逐彼其去聖人之世近而學得其統宗故也嗚呼今吾去聖人二千數百歲之久識聖人之書於燒燬散亡

所以雜通之故數揆道盡

後儒區區補綴之餘其文字篆隸屢更書縑紙再易譌誤脫失附會莫可究詰爲從盡信之以爲皆聖人之舊與此百家之論所以尤貴於深思而慎擇也故善治經者莫如孟子論王制封建井田諸侯喪禮等曰此其大畧也又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違

抑不獨春秋爲然矣○

此辨凡數千言分爲六條一條官爵名氏各以意斷使經義墮雲霧者十有一二條憑虛橫出義例已而堅執遇不可通輒遷就說者二十有五三條四氏之說俱無當經義者二四條事案義例牴牾矛盾折衷其近情理者而闕其不可信者二十有一五條無甚關于經義而牴牾矛盾存其不可信者十有一六條將經誤讀強爲之說乖舛不可通者一而此段其總引也世譏王介甫詆春秋爲斷爛朝報愚謂非詆也實深于春秋見其有不可強通之處而諸儒必欲通之人各一說遂使此經如斷爛

朝報使得先生此跋讀之當有以解其結矣傅平叔湘帆堂集中有春秋論一篇專論弒君一案不可解可與此文並讀亦可爲此文補遺

趙盾論上

晉趙盾擅國自恣剸悍猾賊卒弑其君夷臯後之論者襲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之說以謂盾良大夫忠臣不幸而陷於弑嘗爲盾原欲赦之使不與諸賊臣逆子同科黄子曰嗚呼是何言歟盾之罪殆有甚焉三子闇於大道以其私見臆說論聖人之經蔽一盾之罪使春秋誅亂賊之心不顯自於天下後世而賊臣逆子大慝之情反有所遁固不得而不論也靈公固幼沖之君盾則晉世臣襄公所任以托孤者也今有人親挈其子屬其友爲之友者不愛護之長養之至於成人已乃取而戕之將豺狼犬彘不食其

餘與凡爲弑人子者樂夾謂盾之罪尚可從末減耶方盾之初欲
廢夷皐也襄公甫卒穆嬴抱太子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
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
君雖終言猶在耳嗚呼襄以盾爲託孤寄命之人盾視其君如土
木之偶顛倒之惟我擲之爲泥析之爲薪亦唯我君死而旋廢之
廢之不可不得已立之旣立之卒又弑之世以盾爲非亂賊之尤
吾不信也或者又謂盾之弑亦廹於靈公之不君果於殺盾爲之
二句語抱要
操戈者穿也盾惡在先有其謀哉是又不然夷皐之君臣固終不
能兩全者也而盾之所恃以爲腹心者穿也河曲之戰穿首阻軍

謀既而盾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而獨庇穿復使之將兵用衆為無名之師以侵崇胡康侯曰桃園之罪其志固形諸此矣夫以夷皐之猜忌儼然親嘗為盾所廢既長又偪於盾之擅國恣睢無忌按廢之説憚其心惡能釋然無怨於盾耶非特其心而已其平居形迹之間必有以見其恚憤不能堪者而盾之機斂陰鷙知之盾之庇穿縱穿而乘機抵隙以伺靈公者靈公不知之舉晉國之人且不知之而文者竊足以穿七孔而破靈城是以盾陰自困於必不可殺之勢而靈公日處於岌岌可弒之危然則盾蓋謀之深矣且夫以盾之强殺七大夫一公子威福舉國唯命而屠一驕稚之主猶反手耳故曰春秋賊臣之惡莫甚於盾

也董狐曰子爲正卿反不討賊吾疑非太史之言果其言也吾謂董狐亦不敢直犯其忌安得爲良史盾固大賊耳又誰討耶以是責盾豈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之義哉吾故深揭趙盾之情後之大臣當國輔幼君者可以觀焉

第三段筆舌可畏其刺入處如出魏叔子手

○魏元忠論

武太后廢中宗、李敬業起兵揚州圖匡復、后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敬業、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遂盡授方畧、敬業敗死、而武氏之篡遂成、噫子曰、嗚呼、元忠其可謂賊臣也哉、武氏雖狡悍、然當竊國之始、慮人情恟恟、天下多有起而乘其釁者、其心尚有所顧忌而未敢肆、敬業死、益恣行而無所畏矣、是敗敬業、益武氏以恣者、元忠之謀也、識如此斯謂明乎

烈欲巫公不足爲矣

當孝逸軍臨淮時、使元忠誠負匡時之略者、當以大義爲孝逸言武氏圖謀神器、毒害已成、唐之子孫將靡有孑遺、今以三十萬衆

破敬業功成將軍其能獨全乎將軍國之宗室宜以社稷為念以三十萬衆正明大義布告天下匡扶王室山東豪傑憤武氏久矣必有投袂而起以相應者彼敬業固可收而用也如此則孝逸必從孝逸從而帥大衆下荆楚奉天子以還京師正告武氏之罪於七廟而黜之是一舉而唐有再造之業元忠孝逸為不世之勲矣

只一語點還在他人必以此立案

嗟夫元忠號知兵智畧輻輳獨無聞於諸呂灌嬰之事與乃計不及此而曰天下安危覘此一舉夫元忠之所謂一舉者為李氏乎為武氏乎一舉而敬業敗則武氏可安枕而卧李氏不旋踵而滅此不待智者而辨之矣而元忠毅然成之李至唐祚中絕毒流四

海謂成武氏之禍者非元忠不可也、或曰元忠雖爲是能必孝逸
之果從乎、曰孝逸重機進止皆決於元忠而安危利害之勢易明
孝逸豈終昧然爽乎、曰元忠負文武大畧在高宗時論議偘偘非
庸衆人乃甘心爲武氏用何與、曰才智者君子所以濟天下之具
而非識精而義明則不能以持正而但爲才鄙用其權畧幹濟飛
揚馳驟之技必不能自置於無用因時抵隙可以就功名其從違
三評隙完
順逆固有所不暇擇矣元忠者智謀有餘而大義未識功名爲志
而急於自効彼以爲敝業可破武氏可輔而功名爲可就也、何暇
計李氏之存亡也哉、苟文若伯王之佐也而從曹氏張元昊具奇

傑之才也而甘心爲西夏用士之昧於所從恃才滅義貽譏後世者多矣嗚呼可鑒也

大意從灌嬰將兵與齊和而卒誅諸呂悟出妙在中間只用一點末言才知昧於所從尤爲特識

狄仁傑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其心每有所甚畏其量常有所不可闕故能遲回隱忍以其獨力維挽於危亡絕續之間而不爲急功之計天下有變叫呼折檻挺然身殉謂之義士可也而不足以有濟夫惟盡節於包羞成謀於用晦經營於人所不見而書然收效於一日若天相焉非人所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之狄仁傑在武氏之世可謂忍矣當唐祚中絕唐之子孫屠戮殆盡其時奮義兵圖匡復則李敬業高蹈遠引則武攸緒直諫則洛陽民蘇安國折慶之之奸謀倡復辟之正議則李昭德杏瑱諸人浮沉下僚則朱璟

而仁傑覥然坐視擁高位從容職守出入朝寧者十有五年若忘乎今之天下非唐之天下者從未嘗一言及於皇嗣之當復武氏之不可以據也嗟呼仁傑之知豈遜出昭德諸人下哉其心以為時之未至事不可以強拯而力匡吾驟然與衆急擊彼武氏方恃其機權以驅策天下其言必不聽不聽則忌生而患害隨至奸人乘之以固其謀後雖可以言而無由入唐之大事去矣故且委蛇進退外盡其行己事上之誠以潜消其猜疑忮害之心不為非時無益之言以觸其忌其他廷爭面折凜然有不可奪之風蓋召還廬陵之言未出武氏之諫行言聽久矣其畏愛敬信未有如仁傑

者也。然後乘機納牖。動之以天性。牖之以祖宗在天之靈。不數言而入於左腹。后遂覺悟曰。還汝太子。夫縱之十數年。操之於一旦。而不動聲色。不煩辭說。從容帷幄之地。舉唐之社稷若探於囊而歸之。仁傑之用心。至是爲獨苦矣。是故古之負匡濟之畧者。無輕發。發之而無不收。無妄爲。爲之而必能成。昔者夏王相爲羿逐。夏臣靡事羿三十年。及浞殺羿。靡竄伏有鬲又四十年。乃收斟尋餘燼。卒誅浞。立少康中興。古之蒙難忍恥。沉幾俟時者如是也。悲夫。方仁傑俯身女主。與三思易之輩握手交歡。呼盧蒱博時。豈不頑鈍無恥小人哉。蓋謂不如此。吾終身不可以得志。而唐宗社卒爲邱

加唱嘆

墟何暇計吾身之潔清哉道於上下無間趨召廬陵而廬陵從欲相東之而東之相機若轉圜而事若操券易之昌宗且復與有力焉信乎濟變之時未可以孑孑之義爲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仁傑有鑑於此矣

其意在人意中而文特勁悍有力

○○韓琦

宋史贊曰韓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謂其臨大事決大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論美矣夫所謂量者何也斗之量足以受升以斗受升其跡泯然斛之量足以受斗以斛受斗其跡泯然推此而上量愈大其所受愈無跡天下大物也惟其量足以相容而後可以治今夫天下有知而吾欲用其明則知者退天下有才而吾欲用其能則才者退天下有力而吾欲用其强則力者退是其於事也必無措其於功也必無成其

此借冰叔之說

量不足以相受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商容觀周師之入而知周王曰見善不喜聞惡不怒顏色相副是以知之人有遇猛虎當前而不動色被蜂蠆之螫而失其度者其神明莫能自鎮定故也琦於此度越諸子遠矣吾

○鞉○分○明○雲○詩○云○猗○與○那○與○三○寢○掌○[illegible]○鼓○神○功○

嘗論琦在朝廷似泊然不見其功而包容吐納春乎如元氣之運暖乎如春氣之生及物而不形其迹若喬嶽之雲雨河海之潤澤

鼓○似○無○又○有○詩○云○鳳○定○曉○枝○蝴○蝶○鬧○開○句○看○圖○橫○檐○詩○有○以○想○見○

其○務○公○矣○

一時之賢能掌故文學皆囿於範圍之內故其成功巍巍當天下之大任居天下之令名受天下之大福而無殃也琦遺事史傳多未備在政府嘗與范仲淹論事有不合仲淹至拂衣起怒形於色

琦徐把其袂曰希文不容更商耶和氣滿容仲淹亦釋然歐陽修不信河圖琦與修補政未嘗一言及易其平居奏稟造次語言之間從容涵蓄潛移補救有入人於不覺者況於朝廷之上乎或有謂琦相業無媿古人獨文學不逮琦曰吾爲相歐陽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琦經緯天地用修潤色鴻業修之文琦之文也斯言尤可以見其所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異路紛爭而不已而較短絜長欲上人之心君子不免噫觀於琦人亦何所用其忿嫉何爲而不休容也哉此相臣之則也夫

特表韓公之量爲李德裕張居正輩痛下鍼砭以示萬世可也

○宰相不可以無才尤不可無量無才不能運動天下無量則不能鎭諡天下而朝廷之上日多事矣讀魏叔子趙鼎張浚虞允文陳俊卿論可以見其得失

范仲淹

兩○旁○並○起○而○所○重○在○氣○無○其○有○是○氣○孰○能○存○此○心○

士無英偉冠世之氣不足特起於末流無痛癢天下之心不足澤被於一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周敦頤曰志伊尹之所志是志也氣也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責者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今夫氣盖一鄉則一鄉齷齪萎瑣之習有所不能染氣盖一國則一國齷齪萎靡頽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氣盖天下則天下齷齪萎靡頽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惟其自立也高故所見也遠超然離異世俗之中而卓然出於萬夫之上及其顯也天下亦翕然從之是故其意念之所經營知慮之所籌畫身處遂蘊而有四海一身之任有

首寫氣

公寫○心

王公大人之事。以爲其分內所當爲。夫其未出衆目相接。亦未由關之耳。嗟呼。觀於宋范文正仲淹。士可不早自立也哉。五季以來。風衰義喪。士唯知苟榮貪位。四維既絕。人紀淪亡。宋而後頹風猶是也。范質王溥無論已。冠準以命世之英。方罷中書。即求使相。已復附會天書以圖干進。蓋風俗移人。賢者不免。百有餘年於此矣。仲淹出。而始勵廉恥。振名節。其取舍辭受進退出處斷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謂寵辱毀譽得失死生禍福利害。浩然一無足動其意。天下之士。聞范公之行。惕然始知有恥。而爭趨於名義之塗。宋之風俗爲之一變。非其氣（氣字重讀）之清明剛大。烏能與之。其自秀才時即以

天下爲已任。飲食寤寐。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其學自兵刑錢穀（心只帶說）
水泉農政職官邊陲險要。無所不周。一旦出而用之也。皆取諸懷
而素具。始在喪中遺執政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皆不易其說。
故其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言然。其行亦然。
非所謂大丈夫之事歟。眞仁之世。賢相多矣。然功存於廟社。澤及
於一時。若夫功在名教。道師百世。使天下聞風。頑廉懦立。微公其（仍以樂列氣上）
誰與歸。光岳氣偏。士風攸隳。下者懷溫飽。上者希名位。詩書用爲
竿牘。道義假爲清談。後先相師。輪蹄一軌。古大人豪傑之志事。久
絕乎斯人之蒙寐。宜乎齷齪。委瑣類敗而俱無覩也。儒者之言曰。

結單重氣

立志以帥氣士以志爲上是固然矣而氣之所賴特重世之陰足以賊吾氣者甚多人之生也資非大賢淸明之氣受於天也無多入世以後汚濁橫流瀰漫衍溢不能固存其淸明者其人已上絕於天隨波逐流沒身而已安望其能自樹立也哉吾故因論范文正公之人而及此士之有志者可以省矣

以量許韓以氣許范讀此二論先生之爲人可想見矣

歐陽修

甚矣文難言也規竊聲響模仿形貌以爲是文焉爾而不知有本焉昔孔氏之門文學與德行政事竝列爲科夫能溯洙泗文學之門庭者雖所至有淺深境地有廣狹而要始可與於文其源有所自出也是故其學必詩書六藝其道必明體而適用克之於心體之於身峻厲而和平輝光而篤實其在於朝則昌言足以明道經術足以經世於是發爲制作薦諸郊廟達於天下以鋪張鴻業黼藻太平此成周漢京之所爲盛也夫聖人之道豈不用文所謂文者如是焉可已三代而下若漢董仲舒廷對言天人唐韓愈論性

道皆不悖於孔氏者也五季而後至宋而歐陽子修出焉其學以韓愈爲宗而上遡於六經官洛陽時與尹洙蘇舜欽倡爲古文故其言曰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是也修之學於是可以見矣其通政司轉對書學畫天下利害瞭如指掌時年甫逾三十而相天下之畧已具遭時降平受知人主自一邑一郡以至輔政其利澤在生民勲名在廟社其進退去就言論風采守正而不過於激和平而不至於阿信所謂心定道純者也其文指事抒情狀意肖物燦若

春生溫踰良玉所謂措之典謨而無媿質諸三代而不疑修庶幾焉嘗以謂宋之治運溫厚而文明惟歐陽永叔之文絕似之儒者（此段[illegible]之論）以其心手所抒發宜一代之正聲可與國家治化相參斯爲至文矣既而拔曾鞏二蘇於貢舉數子者繼之而宋之儒學大闡文益昌且明然鞏質勝於文軾文過其質王安石則失之狹亦各有短長視修固不逮焉嗟夫世有紹蘧韓歐陽之緒言爲之振興倡道（讀此可想先生之自命）於斯世者乎非夫取青媲白偭矩背規翹翹然命於人曰文士也命爲文士固知其無與於文者也吾非輕訾夫世之言文者也與夫世之文宜識夫康莊之衢無至絕於孔氏之門庭也已

篤論爲歐陽子深探本源即爲天下後世人開闢正路

與族祖造侯先生書

士之能卓然自立成天下之大功辦天下之大事者惟其氣之磊落奇偉足以勝之是氣也命之於天受之於其所不自知不可以強而有（三語提）然未始不可以學問克養而致當覽前代（以下中說）鄧禹年十三郎識光武爲非常人後杖策謁軍門數年之間遂定天下大計范仲淹自少時即以天下爲己任故其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程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自期以王佐張子厚亦年十八上書范文正公慨然以功名自許此古人生而特達俊偉其氣傑然有以合蓋乎天下視王公大人之事皆爲吾分所當爲是

其得之於天有以大異於人者下此則不能無學問以自克以古人為必可期而不自蔽於卑俗親明師良友以砥礪其實用使吾之才卓然為有用於天下飢寒勞苦不稍自貶損不使吾身有幾微玷缺以自敗其名節如此而其氣固浩浩乎其有以日壯矣而又沉深掩抑平時循循若一無能為則一出而可勝家國天下之任故曰不可以強而有者未始不可以克養而致永年生十有九年矣其才質鄙薄因不敢望古人之萬一然其心亦有不甘自棄者去歲偶得范希文集讀之觀其文章氣節欣欣然想慕其為人嘆其流風遺範足以振興百世而自恨寡居鮮助無良師友朝夕

相與砥礪、恐遂頹惰不振。拔念昔數十年前。理學則有程山。文章經術則有易堂。皆在數百里間。生同其時。或可負笈從遊。得其論議以相激發。不至如今之悵悵然無所適從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次則有賴於師友淵源之益者。正不淺。伏惟叔祖先生、學博而詞深。行端而貌古。如永年之年。已遂得從程山易堂諸先生遊、其偉言宏論。足以增長人志氣者。先生固已心得之矣。永年雖不敏、敬洗滌心志。願奉德音。惟冀賜之教言。勉其成立、韓愈云。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以永年之惓惓於先生。先生倘亦以永年為可教而辱教之乎。

氣分兩層而講學間克長處尤有條理可與魏叔子與李作謀書並讀

〇〇〇答涂于岸論傳習錄書

前接教以連日體中不佳未遑裁答擬遲數日得相見而蕭洛下新安金溪姚江五六百年出奴入主聚訟若麻僕固未能虛勦傳說從騰口語得非姚江幷得非新安以是未敢形諸紙墨清晝捲牖兀坐回覩十年瞬息如此虛擲爲己爲世茫若捕風總坐志力不強根器不固一木不支將大廈崩頹故於此道愈未敢開口向人而吾兄識趣清明道大如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其爲向往當復何如又安能默默也聖學庭戸數百年儒者口稱筆述已不勝其煩然其要莫若求諸四子宋明大儒皆自此出今未暇刺刺辨

其同異惟虛心切己潛意於此心源脈理一一可証存之於中疏（自源而流功夫實落如此非是）

（倘使四子覽此諸家）

通明達體之于身爲實和平更以是達之六經下觀由漢以來千數百年儒者學術事功文章醇疵是否得失斯道晦明絕續天晶日明洞若觀火孰爲正正堂戶孰爲分門岐徑當無俟辨而明先儒所謂其學在我也酸鹹僞美難喻與口風痺疾痰難喻與體望海者必求航與楫爲工師者必由大匠繩墨二百餘年論言攻陽明者如同時羅整庵近代陸稼書皆自切己學道躬行實體中得而張子之訂頑朱子之仁說鹿洞之學規條目則尤向洋之指南公輸之規矩舍是則斷潢絕港耳陽明聰明氣魄凌鑠古今縱橫

顛倒無施亦可天泉一訣尤其要旨來教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是就心之體段而言與公都子所引或人之旨似不同心之體既無善然則心當領何者善不屬心體然則善更何在心無善是無性也無性是外義也只此一句已是大本差卻與所謂道心所謂恆性所謂天敍所謂大本所謂性善既皆不可通諸經孔曾數子宋五子之言更無王氏此等說也更以橫渠心統性情語體之自見疏答大學古本惟近日安溪之說庶幾不失孔曾遺矩拈出知本誠身二義即於首章知本見申明格物致知之義蓋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下言修身爲本此謂知本眼目再見格致之功要在知

本知得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便是參天地胞與民物本領道之大源已煞分明故曰此謂知之至也下即從誠意說去以格致之義本章已盡也如此更不必易纂本文分別經傳別補傳義而先聖明誠要領知聖始終條理之功顯若晝一蓋始學知行本齊著乎說得融洽之至非截然分先後而交養互發亦無判然不相爲通此即知行合一但必兩脚並進故右知而左行若王氏所謂格致即是誠意與博文即是約禮性精即是惟一明善即是誠身以此爲合一似將聖言簡此外疑得恐生死辨滯後我心言恐才凌躐迫就我節次稍凌即恐工夫未得廣大周遍且於文義亦有難通謂誠正即是修齊修齊即是治平可乎易言學聚

問辨寬居仁行論語言知及仁守學思中庸言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與大學條目皆是平排次第纍纍如此則來教所謂誠意是大學入門第一關始學始從此入似未爲得而王氏格致卽誠正之說其于古本亦不審矣此在高明虛心求之自見分明不當更往復執筆縷縷語無端緒

首段言爲學須求諸四子體高神遠最爲卓絕中後兩層辨駁亦如斧以斯之論學之書最嫌有平緩猥冗習氣似此磊磊明明眞是得未曾有

○○與高守村書

丙午豫章卒然分手足下試春官被寵遇遂奉
天子明命試宰百里涉江漢歷楚黔踰萬餘里而極南此雖邊徼
荒服蠻會異中都而吾守村才氣之俊軼識度之優敏亦未足以
盡所發舒然書生蘭蹴瞬息馳驟爲此亦豪矣哉三年間關河迢
遞不接音問丁未秋會於鄧君處寄一緘并拙撰匡游詩序一篇
遞中想鄆至此接陶道坦自京師書知得邑平壽風土便安殊慰
遠懷弟昔年爲諸當道推轂當此旁求之日海內毫毛絲髮之才卽吾斯之未能信意
竝承　詔蹋躍誠不宜自廢然自揣資力問學尚　可自進未敢以

淺薄遽華盛明屢次引疾始得還里讀書著文近亦數十萬言彈
吾十年之力追强仕之年未晚也鄙趣不能一一爲吾守村道然
在守村可不須更道也騷壇袖領近與何如陽春孤唱不寂寞否
而六詔之地彊土既塞與凡前代蠻夷君長所以跳梁率服及今
國家威德隆盛邊陲綏輯天休滋至者公餘之暇能一一收攝備
此以既爲
窮居者之採劉否晉公子豬祠十餘年遇人時甚推鈍而治兵中
此以自況即上所謂進之
原鞭弭櫜鞬與君周旋怨吐英氣爽吾作內政寄軍令然後懸車
十年未晚也妙在寫得淋漓絕不粘帶故爲諸君合抱腕陰中
東馬荊令支斬孤竹書此聊發萬里外一噱而已岱巔華頂何日
時有凡氣永
躡坐撫掌疇夙願也此函自新城屬陶篤三轉自京師郵至天涯

兄弟、離思無任、惟努力自愛、

讀結段想見先生神采英毅旁若無人

○上尹制臺書

人日辰刻、拜辭鈞座、卽便回轅、越日抵署、見父母、祗述大人每見存問之盛意、嘉勳顏色、私心感佩、不可言喻、某惟有敬共職守、不敢夙夜、以副厚德、京口轉漕、三四日間渡江已四百餘舫、徒陽壇三邑重運已盡數出門、常州亦已過三帮、正初旬日之內重運過江、歷年未有便利如此者。催漕人員僉云、雖係東南風便、實亦運口改移之善、此皆大人明聽採納下情、故地方百廢無不蒙庥、常府調任一事、某非至江寧、不知列郡衆口一詞、如此面請憲訓、蒙諭尙屬未定、某幸在未定、得以盡抒下悃、若已定則無及矣、毘陵

領邑八屬較之京口增倍而治辦易於京口此一轉移非徒美觀又屬善地鎮府疲敝官無治事之堂內宅數椽風雨不蔽備府高堂廣廈列屋桓桓兩郡養廉並無加多加少且奉 明詔揀調出於通省之一人考語必有美言此皆外吏所求之不可得者況職在屬郡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是於人情既不必辭於分又不得辭而某願名思義就通省知府之內獨某為萬萬不可膺此調者曰前常州之案兩院會疏曰兩之撫臣交與鎮江府黃永年查審又曰鎮江府審擬各情歷歷如繪是常府之參劾事甚發於鎮江之世孝斷君開對擊人而代其任除揚分有耿言其不可審訊夫發人之奸私而即代其任雖奉命自上而自顧亦何以對

先生其肯以此自居乎
百姓御屬僚其跡乃大類用那政之所爲設有以此相議者將置
一詞自解亦汚口矣前歲蒙　恩拜郡平涼以親老缺遠義不可
以之任欲具摺呈情而　乘輿東巡已出友人皆促其之官以爲
無容置喙而義所不可獲罪弗恤卽拜疏　行在叨蒙　聖慈得
允所請然則今日之事竭誠陳悃於大人之前諒無不蒙鑒察況
知愛如大人惟恐某在官少有疵玷不獲成全豈有必置之嫌疑
之地況此事又屬大人爲之主乎某守京口歲餘疑鈍百不如人
惟此拙誠早夜矻矻疏列地方條件逐一料理擗事斷獄之外別
此條者之事非久任不可觀成
有意旨欲與僚屬百姓漸摩親感需之歲月未知何如涖任之初

默默自程期已三年當便乞　思引退奉親歸里今已歲餘倘一遷移義不可擅即不敢需之三年可止而止然自衆人視之反似（此正例無後日之累）有辜大人獎與之德而忽蹈自棄之罪其所以反覆計之愈益有不安也語曰士詘不於不知己者而伸於知己者前進見時言未盡意爲此復具禀揭盡陳愚悃伏惟大人憐而鑒裁之

此辭甚合而所以不欲離鎮之故用意尤深

○答道源書院山長黃思亭書

某頓首自道源山長先生執事、前年廖生過京口、接來教、暨院中諸子書、並尊撰雲章亭題名記、翠庭先生書院訓言序等篇、反覆展誦。太守游公扶樹教道育才之雅化、先生之教思、諸生之被服勿諼、甚盛甚盛。此豈易得之今時哉。來教云、諸生僉議將為構堂、屬某先為撰記、當時以初抵京江、百度雜冗、未遑作文字。第以鄰邦多故。始而兼攝、旋復遷調、訟獄繁興、奸宄雜糅。爬搔鎮伏、期年而後定。以至來書久未能奉答。去夏廖生復來、抱病伏枕席、未能繼見、私心負疚、無由自達於左右、顧於嘉命未嘗敢忘、不知能諒

此否也今年秋乃少有間隙師門故舊所屬多先人碑板文字日積既久擇其先後稍稍撰次再讀來書就欲下筆含意反覆文字之作必據於事講堂尙是欲爲而豫撰文字有難於立言者以此躊躇不輒見已搆成否或別有可以書不必待時者當更講示也道衰學廢斯世何日無公卿何地無貴人顯者（可爲慨然）而賢人君子或邈千里或曠世而不得見者豈非以學之不講之故乎前者羅舉先生書以世間一讀書種子一人物種子（的係名言）二者不可一日不留於天地有之無限好事皆從此出此種一斷無由萌芽斯世心思耳目俱喪待於何時方積得上乎念此眞怵惕也欲餘此種含先聖義

理之學何由昔人薪盡火傳皆是源源如此道源諸生必有卓然望古以前賢自樹立者豫章之材始於萌蘖類賢場師爲之別識護養耳某非有意於文也略陳鄙衷以俟後侖游公希爲致向往并謝院中諸子翠亭時通書問思太母屢欲歸然時未可以請切止之某再拜

後段眞剴切高言讀之亦令人怵惕

○答顧總河書

去年夏、奉札示、獎許逾分、惶然增媿悚、當時以再瀆罪、啓不敢卽奉書左右、僭附小學書、卽已轉致是君、且屬其先報命、負罪何可言、閣下實行內備、誠信外孚、修於身而施於事者、皆輔世立教之大端、今之范文正司馬文正是已、某私心嚮往日久、且誠前者守京口時、閣下視南河、旌鉞臨江、始得晉見、一仰閣下輝光之盛德、睟乎其容、旨乎其言、且於某若素嘗知焉者、其後閣下移節撫兩浙、一再經毘陵、某時遷調於此、復得繼見、然某是時爲郡、已漸权材枘鑿、士之遇有不齊、有遭逢特達、躋位卿相、得行其志於一時

者有一官蹉跌坎壈阨塞終其身者又有橫被謗傷晻蔽一時事後久之眾始共見之者是則皆命也古之所謂賢人志士者惟其常行有不可得而易焉已矣故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君子不爲一世之匈匈而易其行孔子曰眾之所好必察焉眾之所惡必察焉眾口鑠金積毀消骨信乎其必察與察焉命也不察焉亦命也某愚贅背戾不識時趨妄謂守官行己自有法度在於眾中己成與類嫉惡之性不能不發於其事久之事會橫生奸吏乘間朋作蜚言木强無知惟知自信既罷而復力求引退大府引古義相責未敢固拒暫且受命尋奸懷慚更爲搆陷在於一身亦其愚

嘗自致之禍害。今不以其身爲時之摧傷。遂自疏外晦默。欲進所懷於閤下。亦欲大君子知其於常行不敢有臆焉已矣。某鈍拙無一能。惟粗知慕好古之學問。持志程躬。攻懸去昧。皆取諸此。鄉膺以來。迫於宋元前世聖賢儒者之志業。花花然慕而爲之者。弱冠至今。亦有年所。嘗竊經術。常抱無窮之志。入仕廢學。未免弛驟。幸今罷閑。得以追希。嘗嘆古之君子。發不學無術。後之君子。能不學有術。古之君子。患經而不濟。後之君子。喜濟而不經。是亦人心世道所攸繫也。某居郎署十年。無能自樹立。孤拙之性。凉凉獨往。未能有交親比附。居窮久約。一錢之利。未敢與人交。此諸生素守之

○發○學○兩○字○可○摘○入○世○說○新○語

常節今顛頓困辱至此粗知義命可安將求一畝之地於寂寞之鄉結草灌畦竭庶人之力以養親于世不復相聞獨念受閣下之知愛獎教經年而後拜書不略布所懷而去其於事大人長者不盡其誠伏惟裁察焉

後幅數語刺骨先生可謂能言。先生此類書凡數篇皆能言後斤斤自辨白者頗與震川集中書簡相似甚矣官非儒者所能爲所宜爲也

南庄類稿文錄卷二

廣昌黃永年靜山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新昌漆象會念莪校刊

京口浚河紀畧序

明史運河志謂京口閘底與虎丘浮圖頂平蓋江南運河上流之極水西入江東下常蘇若建瓴易洩以淺湖灌渠益其涸也泥淤以甚高易洩之水處日淤之勢而歲轉南漕四千巨舫當海內漕數之半晝期抵淮毋許後時前代猶有孟瀆德勝新河諸河以分其運而後乃一出於京口是河所係之重且大何如哉國家設

起此將潮有力

水利官歲歲濬治越六年一大濬以爲例費帑金無算乾隆十六年冬永年出守京口至則値漕舫回空南下河流阻淺水利倅奔走旁午益去大浚踰年耳其歲倅亦戒於職又縣東五十里坍山廢壞大隘塞河幾悞漕永年從監司黃公宿河干多方調度僅而獲免事已永年乃請於制府以入告得發帑大興徒卒移壞治渠又舊通河口廢壞新口當江濤湍急漕弗利涉亦併修治率復其舊而今年春三月望兩浙四府之漕悉浮江北去無少阻者京口之人云近歲未有也時余已遷守毘陵以去豈是河所係之重且大如此其治之綦難如此永年嘗竊以謂今之治河凡以爲漕

也漕常不以病河而河足以利漕則河漕均利今治徒陽運河要當計全河形勢不當但視京口一處明正德中從督漕都御史臧鳳言濬常鎮上下衰河漕舟無阻者五十餘載顧其方略史弗傳今視京口形勢謂挑河遂能使漲通利漕者誠未盡然也然視挑浚為故事而任之非人滅裂苟簡從事其為河病不亦甚哉是書公前二年當大浚之期制府督公治河自京口至呂城百四十里工鉅役殷公部署精嚴五旬而畢既竣次第其事紀諸冊釐為四卷巨細叢脞示永年使序後之人率是而行之永有利哉乾隆十二年中秋前二日知常州府江右黃永年謹序

治河當計全河形勢不獨徒陽運河爲然文亦凌厲有風力

蘭陔圖序

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作於文武之世周先王治天下之道備於此而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南陔序言孝養也古未有離親數千里仕王朝者若周公之舉衞康叔爲周司寇冉季載爲周司空宣幽之世秦仲鄭桓爲周司徒大夫皆以列侯懿親仕王朝是南陔之孝子蓋卽畿內之士爲天子吏者當國家隆平休暇之時出則服休服采宣勞王家入則致愛致敬竭力于舍士之遭逢其世者君親之際何其幸歟其出而有使命往來恒不逾歲時則又爲詩以敘其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之情使其以養親

之情來告推之至於杕杜之還役亦念其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而不遺於戍卒之微賤蓋上之於下惟欲其能養如是惟恐其養親之心有不得遂如是況於孝子也哉次其詩於天保采薇以見周王之治其本在此也其時和樂忠愛之氣流通薰洽犄固於君臣兄弟賓友故舊之間國家禮樂征伐百度時敘嘉魚黍稷萬物盛多王道大備福祿無窮而皆本於士大夫家庭父子之能盡其性而上能體之遂之也然則當其時有如後世之離親數千里仕京朝不得以養者觀南陔其體之遂之宜何如而後世士大夫之離親數千里或萬里仕京朝不得以養者勢有不能不然而國家孝

謂大盡有神力

二氣將子男報

貳入付

治之意許其以私自陳是亦小雅之遺意也吳門少司寇彭公先是乾隆十年冬以外艱居里即吉後念太夫人衰年起居不忍遠離即家拜疏陳情天子許焉公官京師十餘年以文學醇德膺眷兩朝奉使持文衡半海內嘗特詔乘傳歸省覲矣後視學兩浙過里門迎養今幸得所請也乃即所居之後爲堂藝芳叠石以爲太夫人娛取束氏南陔補亡採蘭之辭名以蘭陔又繪爲圖而命永年使序永年於是推繹小雅之時義以謂　上之命公所請公之篤養而得爲天保采薇之孝子于此時也豈可謂古人不相及惜夫南陔之篇逸於秦火之餘束氏補之徒言晨羞夕餐于義末矣

六月之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其時南陔之辭未亡。而其事則缺今實有其事即謂南陔之篇至今存可也。獨余乃今離其父母而羈於此序公是圖所爲憮然而不自克也。

此題之近塵扱者獨拈出無數千里仕王朝一層遂爲本題加倍出力筆力亦古鬱絕倫

○○雷貫一文集序

農之穡婦之織陶匠梓與百工之藝事其利用衣食於天下無古今異也士之學乃獨古異獨或不足以善身廣不足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何耶士民之秀良者也學前世聖人所遞而傳焉者也乃獨與古異并百工農女之不若豈孔子所謂苗不秀秀不實無亦其苗之已非耶穡非其苗則農病士學亦然先王載籍之文之在世者其跡其本原乃出於人心天之則古先王詩書六藝之靈不足以納灑而輸灌是其蔓滋而梱者孰與之而孰用之耶嗚呼使天下之士人人自得其心以礲磨煥發於先王之道其秀而實也

有莫矣前古道德之士進則汲汲焉舉以易一世之人才退則托於語言使天下後世之民有所覺此志焉爾已此道焉爾已論德
入本逝九使

雷君貫一好古而樂善與余交欲相扳而進者庶幾乎古先民之學闇然而存之欲其明也皦然而施之欲其信也優游以竢之與其熟也貫一之於學云耳其志益皇皇然日進而未已嚮人君子之難遇於世也其將引而被之天下之人與書之於策非君今日所爲汲汲也貫一屬余序其書論序記雜文如干卷序其志如此云
應士作收無一語直致

爲學須自得其心自得則本深而末亦茂矣其文簡質明銳極似望溪

○○劉蘭谷文集序

禮樂治教之謂文著之冊而品章條貫其辭之精也自孔氏不能以其禮樂治教者施諸時而備其道於辭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孔氏之殁既久漢以來儒賢繼興代不數人而皆及其世之盛能以其意求孔氏於千百載之上其辭與道之歸然蔚然者二千餘年其人可指也竊嘗以謂斯文之流於天地之間其明晦與耗絕續係於人然亦有非其人所得自致者其世有漸磨不已之治教詩書仁義之澤郁然而流駿厖碩士生於其間絪縕闔闢內以載其精神心術之微而外施於民物政事典冊號令銘功術德流耀河

獄蓋唐元和宋慶曆之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此與第二段敍補不此文稱兩雅詞深厚不得而有也天地之元氣治運之精華萃焉及其弊也士大夫媮偷氣散率其不學無術攝然於上下之間而刻削盡矣嗚呼豈非然哉余與侍御劉君蘭谷友八年始同官秋官郎讀君所著古文私歎今何自而得孫可之王介甫之苗裔乎已而君遷吏部擢御史以去乃益親余而吾二人者有作無巨細必相質盡規益蘭谷爲人介直精審無非義之干其學鈎探於六經周人之書其情日以深氣日以下其文與語必己出幽異渾脫汩汩以來蘭谷將自有其文於下上千百年之間矣乎抑爲元和乎爲慶曆乎歐陽子

謂宋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國家太平今百年以君與吾之世其可矣庶幾及吾身見吾世而有如元和慶歷者之人矣乎吾與君其日以望之矣明也晦也興也耗也絕也續也其命懸於天要之皆待其人繭谷之學益進而未止其得志又不獨發之於文章而余所為書者蓋詩書仁義之澤不可不流於天下而斯文之在人不可以一日而亡也嗚呼獨能無思矣乎

文非其人所得自致由於國家之氣運議論特高文亦略異渾脫言有盡而意無窮

立堂詩稿序

黃立堂先生以才名著湖西有詩若干卷五年夏得邑中州未期邑邑謝去為上高學官瑞為府屬縣三而上高最僻士相見萃然爭衣冠露頂學宮孔子廟臨泥城上城居人草屋相望如田家遂蕭蕭然真逃虛空者之所與遊也己酉八月余自南昌買棹訪之相見甫坐定即攜手上小閣閣臨江開窻三面足眺望曰吾雲山斗酒待子何如即出所為近詩讀之而多彔欷不得志之音矣立堂不嗜飲余飲所齎酒甑盡夜宵靜月明相對坐芭蕉樹下或徙倚凭閣輕舠數十逐魚網鐙燭獲巨魚獻之笑謂此樂亦埜不過

也余爲留十日酒闌燈灺或論古今詩或論史輒至夜半因遂盡讀立堂前後所爲詩立堂爲人意豁如也交天下士落落少可其意其才常思一見於世而但如是可嗟已詩多近體感懷遊賞之作興致翛然天放初時如出水芙渠繼若淸秋鷂翮句格工適健中州以後多可採之風矣昔吾友涂海門嘗讀而題其卷曰邇來詩調競唐風優孟衣冠處處同瓣香別有師承在不是坡仙卽放翁海門論之如此惜乎其與立堂不及一相見也丞年三十無成謬思學爲用世希慕古之殊功恐不可得常撫卷歎曰命其何如乎此則上尙學昔賢勝他史雅守常頗不如於世其無能爲將遂從君更求荒墟寂寞著文相樂乎上高范明

府風雅君子也其以示年言何如

其地其人其詩皆活現紙上眞蕭然絕俗之文

匡遊草序

匡廬遊草二帙鉛山高爲阜廣昌黃永年從吾廬陶先生上匡廬作也高子詩凡二十有七篇永年記一篇詩十有四篇其吾廬先生暨陶大兄學耕作另二帙不盡存永年僅丁未春乃取二人篇什編而序次之詩五七言古今體無弗有遊皆匡以南未旬日旋反棹尚未盡匡山十二三而諸子恢奇之興瑰怪之語偉然欲與古人方駕者遽如是是亦侈矣詩文各以其性情刻畫山水務開從來生面故余兩人之詩篇目多不同蓋如相避然高子爲人負氣岸才鋒射人如氷精耀如劍鐔出淩厲振踔嘗爲邑不平事獨

挺身擔大禍破家產數千金不介意今猶使氣常罵坐上人余竊規之高子怡然故余兩人者交相得也讀其詩英光磊落龍挫萬物亦似之方駿棹上匡廬時秋風大厲川水灌湖百里排空之浪（看此井何等胸次下忽接以作詩自無凡）高於山余倘艦凝望撫其雄奇震動與相吐納而諸子遽呼起共爲詩余睇視高子據案疾書隱若大敵及成各三四百言而高子文不加點險語鑿鑿揮筆而成信乎其軼才也嗟乎匡廬擅東南奇秀甲天下而三峽玉簾泉等處最怪偉皆人跡所不能常到非躬幽探勝不與人以得見靈物善藏固如是耶余最喜五老峯巉峨雄秀作五老峯名詩詩曰五老五老我今醻汝一卮酒世上知

己難輕言汝老甲子七十四此日勒銘黃永年遂勒名石上而還見者猶震其豪氣大駘蕩然而三疊玉簫不輕洩其奇故終古遊匡廬者嘆匡廬真面目難識也黃永年序

意致局陣句格皆工如出魏冰叔手

涂贊皇今文遺稿序

余友涂君贊皇嘗自編緝所爲今文如干首屬永年論定序之又自言吾近評點歷應德文字得其意法將爲十數首增損稿中以故余序亦未遽作而君不幸以今六月客遊錢塘死矣悲夫君之今文其可見於世者亦止此而已矣其有志而未逮固多也吾鄉數十年士以時文甲他鄉能者與天下士相馳騁儁春秋試若持券其可謂非鄉之盛與然追閱吾世以前數百年之間士大夫學

轉便說吾他人胸中所不

問之消長人才之興壞有不勝贅緒茫茫之嘆者是亦不獨一方之故也以君之文當此時豈不足以相雄長而終不大顯於時獨

無幾微慍尤者豈非其志固他有所尚與君早歲及易堂先進之

（性力識閑）

門經指授爲古文有師法繼而閉戶參稽乎經史之要沈浸古大家之作者凡天地治亂人物絕續君子修名砥德求友之切務雖

（想文境情時友）

今文之作時時見其俯仰上下慨吁當世如不及之情世之讀者必能深觀以得其意而悲其用心惜乎其可見者亦僅僅止乎是也君之文始由金羅入而上溯於耆順甫歸熙甫又進而及於守溪荆川其幽渺之思正大之識演漾泱漭之氣盤注於篇幅始與余相見各以其古雜文相請質而君謬好余制藝文嘗同郡試督學得吾文始覽而未甚善也袖以歸置枕畔睡餘而視者三乃大

甚。爲標指其意脉而爲余言論君於予文癖矣然余文終不逮君遠甚比年以來相期於古之所謂文學明諸心書諸冊而可以推之爲身爲世而用之者庶幾稍摹倣而爲之蓋道術衰微斯文過縱辨子所謂混混與世相濁心追古人而從之者此不得遂爲人（沈鬱纏綿筆筆頓挫有力）道又自傷薄劣遽無能爲役而且不能不蹶然起者豈不堅吾同志二三君子也哉而如君者乃不及與有成而且卒矣君享年五十有七屢次將爲貢士而未及人或惜之然君辭薦舉舍百里命官矣是區區者何爲也哉

所序者時文而所咨嗟婉嘆言不能盡者則別有在也頓挫沉

樸其味無窮

。黄岷雪文稿序

培山余同年進士。同姓齒兄弟。居京師相講業爲同道。培山以內艱家居今年秋奉其尊君子岷雪先生文稿而以書屬曰願有序也先生制舉文名海內數十年今刻稿內有永年董而誦之者序何敢辭獨念先生之文當早取上第爲顯人今以諸生家食著書而樂道是其有於中者豈曰文之云乎夫君子之德業與制舉之業非有二也价紹者致主人之辭於賓不可失其意況宣聖人之言以答 天子之制科豈可構昧於其意得其意則不可不有諸己余近讀鄉先進羅文恭舒文節鄒文莊忠介諸君子書彼皆發

此意本王陽明文亦〇帆舵序

身制舉其精神心術無不與洙泗洛閩相浸依者其時士大夫家居講學漸磨之盛列郡之內不但百里一賢前後鬱鬱相望士束髮受學親見先生長者之容貌而飫聞其說其禮義之心勃然而生於中薰蒸陶冶不可以已至今凛然動人以山高水長之思者去我生之世未遠也先生尊甫漁舫先生爲義理之學先生授之於家諭德晉貫一當講言之私意先生樂道之暇以文淑後進與進而之德業者幾何人培山侍養先生之暇得友之賢與士之可共學者又幾何人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奚遂今而異於古所云耶序先生之文而及此亦詩雞鳴風雨之思也先生嘗著章水者臨

（此卽所云追閩晉世以前數百年之間者）

川李公稱其數千里溪山屈指尺幅辭簡而意盡是書余未之見也

不贅其文而第舉前輩之流風戀戀爲後賢道先生之意盛已

其文亦風韻獨絕

送方靈皋先生歸江南序

傳曰人者天地之心天之生人也千萬世如一日人之心乎天地也亦然古今無異鳥獸草木也五穀之育竹箭杞梓松栢之材且茂馬牛之行地致遠視詩書傳記所稱不古異也人備陰陽五行之冲和其忠信才德於古豈有異乎人變乎古則天地之心失諸陰陽五行之播神明之流於天地之間聖賢詩書禮樂教澤之貽術不得已之不惜可嘆也是可惜晋有時不能與斯世滑昏奸慝爲閒之害氣相勝至使天地聖人以[illegible]氣[illegible]退處無權而斯世滑昏奸慝爲閒之害氣其浸淫旁魄民之初生不得人失其性而天地亦失其度矣受而入焉幾絜伏於隱微乖閒之地而害發家國政事之大人亂

其常而天地病於是星晹風雨寒燠嶽瀆流峙紛然失其常度人民夭札百產閉塞災害橫流而斯人者羣且相乘而操天下之一切天下之生至是爲岌岌矣昔之大賢君子處此邺邺乎有憂之六籍以來孟氏正人心其言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董仲舒正誼明道韓愈原道原人周程張朱述前聖明絕學此入君子者天地之心生人之命所恃以不息與嗚呼古之大賢君子君思而不得見之矣桐城方先生靈臯學純詣者撰述在承明文章行天下者垂五十年永年讀其原人上下篇嘆其言勝韓愈先生閔世憂患多其於遺經也用力深故其詞憂深旨遠處

公卿之中弗善也。乾隆十七年夏四月。告還江東。執承年手而再觴曰。君何以序我之行。先生於承年知愛篤久之。乃推類先生原人之旨。質於先生。先生曰。善。人君子之不可絕於世也。若嘉種焉。剝之上九所謂碩果是也。其命亦懸於天矣。先生歸東甬之士。其有所宗乎。夫能以天地生人為心。是以天地之心為心也。

詠嘆淋漓。其味深長。

意古詞高可與望溪原人並讀

送陳生序

陳生道來京師從余遊嘗館署室稍與生論說學之旂旂窮晝夜不倦已皦然天資之旁合去年試順天不利益發憤志乎古者之爲學近所讀周漢古書甚多生又好聚書凡羣經十八代之史漢唐以來二千年諸儒經解百家之撰述者而有者已十數萬卷余少爲學最苦乏書蓋貧不能購生平所讀書多遊學四方所借閱故常遺忘荒忽官京師貧亦不能聚書視生今所有不什一也生之志既篤而其爲力又優矣今之歸請於余問所以讀是書者生

此篇借以文存同意

知夫苗乎良農之辨苗也其苗是矣土壤之膏風暘露雨之甘且

和人力之普其日至之時有不熟乎學之於人心亦然得其所以爲菑者師友之助先王詩書禮樂之靈皆所以培其根秀其華旣其實也失其所以爲菑者離學爲是猶貸膏土暘雨耕耨而熟稂莠也生務反而求其本爲是故誇多鬭靡者浮也盜取稗販勦飾於文辭者雜也誘於勢利者惑也銳進欲速成者害也孟氏所謂揠苗者也去是四者庶乎其耕於道矣是故博觀約取以厚其積蠲潔其所以受之者而已優游沉浸以俟其入而說焉愼擇焉而出之其可也其效則行誼政事文學所由出也生邑涂于岸苦

與其學生歸試以吾言質之

積書既多須得其所以爲學之本則不浮不雜不惑而至於握
茜其義醇乎其醇其詞潔之又潔此等文直與望溪抗手

○遊玉簾泉記

自歸宗寺折而北百四十五步。望玉簾泉。隱隱數峯間如帶。遶石磴梯轉下。臨絕壑。左倚峭壁。緇緇行。將至半里許。聞澎湃聲與松濤相亂。遶益險仄。壁陵起。若將排人。前後屏息。下至石橋。即泉經流處。再上經廢石閣。折而出。二巨石相持塞谷口。遊者傴僂出其竇。谷崖削起千仞。瀑從崖頂騰空奔注。白氣倚天立。山腰石缺起衝擊之大聲轟撼。凹者衝激。凸者激涌。跳沫噴雪。翻落於盤石。數跌始注為池。渟泓湛碧。溢別澗。嘈嘈下山而去。餘閃電者。虹蜺結者。層滑者。著者。藤蘿上滴滴掛珠者。同遊大叫奇絕。高予上則即溢

石上磨崖爲詩云云。余賞其許坐池石再誦之。吾廬陶先生笑曰、昔東坡以黄巖瀑三峽澗爲匡廬二絕。惜未見此。今乃貞三絕矣。僧傳捲言此瀑秋勢殺。已乎若春時河懸渤立。風雷曉夕震陵谷。雖好奇之士莫能即目。脚倒射瀑氣垂虹。色五采奪目。是日晦無有。潭右有石穹窿。下覷嶢將壓。上廣平可坐百許人。鑿泉益暢。乃汲潭煮茗飲之。泉味甘洌。坐久寒氣襲人。各增衣而下。余披匡廬圖誌。見昔遊者、無不競羨谷簾。好事者或載其泉以往。毋亦陸羽品題之故。以茲泉之勝。沒於荒崖僻嶮。近六七十年、始有聞於世。而亦無爲刻肖其奇者。益以見茲山之博且奥。經千百年。尋幽探

勝蹟履之所經倘有所不能盡見遊吾廬先生從遊附大兄勤三同上則俱有詩而余記之如此同遊僧曾庵併童僕五人泉源發補出源流金輪峰頂下淵爲鷲溪遶寺側鷺溪者佛印於此以擬虎溪云

前幅爲狀瀑布之奇如見中間再以僧言補之後發感慨以見奧衍無盡筆筆峭倒如出魏叔子手

龍溪黃氏節婦碑記

吾宗龍溪進士可潤與余交京師相過從懽然俯仡仡道其家世節婦事入　國朝以來自黃十一郎妻林氏以下書於譜刻石於廟者凡二十有八人龍溪之宗遠有代序環壺水而家者數百百年之間閨門之內婦不幸失所天無失節者或姑婦娣姒相踵或撫孤或爲繼後其寒如霜雪堅如砥柱由後泉前趨義一軌世固謂甯貴康寧壽考爲家門之慶如諸節婦者所遺皆無之而貞德聚於一門如是吾知其後當有餘慶也蓋先王之世義摩仁漸不能使天下無七子凱風之傷後世旌門綽楔之典不能使天下無

再適人之婦人性之不齊然也而二十八人者非盡有聞於詩書彤史其子孫側微及未一有旌門綽楔之事於　朝其師心畏愛惟恐失之者義而已矣匹婦之義陶淬於一家百年之閒變爲風教況仁人志士信道篤而力行不惑者歟進士兄厲永年記屢請不倦吾未至龍溪拜壺水之家廟吾宗人士懷仁慕義爲聞家於吾進士兄見之矣乾隆九年秋七月庚辰江西廣昌宗人永年譔

以義字作主尺幅中波瀾自瀾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五級贈

太傅朱文端公墓誌銘

乾隆元年秋八月己卯、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五級朱公薨於位。先是五日、御醫以公病勢聞。上方有祀事齋戒。命和親王問疾、越翼日丙子、上親臨賜第慰問甚久。既薨、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親臨哭奠。賵以絡金、贈太傅、入祀京師賢良祠、謚曰文端。逾年靈南歸、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籍江西瑞州之高安。十世祖永樂進士官刑部郎諱僉者、治獄多隱德、曾祖諱崇道、祖諱

朝綬邑諸生考諱極光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

大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孫氏妣

大張榮愼從此徵出

冷氏皆一品夫人公爲人小心精敏而優游充濟若不見其能事

上遇人一本於誠不爲矯飾篤弼 三朝褒寵備至益恭謹自始

仕至極貴其居室衣服食飲見者不知爲貴人所薦達士皆不使

其人知不名講學其於心術義利公私之辨國家行政用人忠邪

此段總敘出處服官

興壞得失之方持之醇如也康熙三十三年以領解第一人成進

士改庶吉士又改潛江縣知縣以斷獄不阿制府意制府怒累撼

公不爲動且劾免會新撫至謂制府如公言朱令賢也何劾爲以

薦入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尤盡心獄訟。有借道公廟已奉
旨寬追呼。或欲以掊克爲能。誅求甚急。公力持不可久之卒如
公議。
聖祖因是知公名。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 命提督陝西學政、
以關中先儒張子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學爲諸生摩刮。秦士大
悅。歲試冊報部科。公不名一錢。部科吏怒拒冊不收。故遲之爲公
罪。鐫二級調用。時科試未竣。代者且至。秦士入試院合詞監臨者、
請奏留公。不得則大譁。監臨爲好言寬之。會有以其事上聞者。
聖祖知公操守。 特命竣試事。退歸。用九卿薦、擢光祿寺少卿、

聖祖意寖嚮用公久之超四級簡奉天府尹踰年擢通政使司通政使出撫浙江三年拜左都御史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公具疏懇請終制不許則請歸葬畢以墨絰効力軍前又不許時山陝二省大飢以公往山西視賑事竣趨密雲迎 大駕又 命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甫至又 命往陝西讞魏二等獄獄具還京師得假歸葬

聖祖賓禮公星馳赴哭 梓宮

世宗即位銳意興治國家大政及進退人才必詢謀公雍正改元拜吏部尚書四月充恩科京兆正主考加太子太保給假歸爲母

冷氏太夫人壽。賜御書及尙方珍物無算。是年、復充恩科會試正主考、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丁母憂。家訃未至。巡撫先以聞。公時在營田水利工所、世宗知公至孝。恐驟聞過哀毁。且　召公至慰諭。而　諭通政司、及公在京家屬。無先以訃告。　命江西巡撫以司庫銀二千兩畀其家治喪。公歸。　賜帑銀二千兩。以公貧故也。而　諭到家守孝百日。即來京辦事。公奏請解任終制。（六次奏情求退。）益力。是日又　諭閣臣大學士朱軾所奏情詞迫切。宜允所請。但三年爲時甚久。目前有幾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六月前來京師。委任顧問。公家居喪次

二年。葬畢。抑哀復　命。至則
世宗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賜膳。命以素服在內閣吏部都察院行走。不補元官。無與朝會。燕享。公時內總閣部。外兼水利營田務。勞憊甚。疾大劇。不入直一年。具摺懇請解任。
世宗手詔敦諭。宜寬懷頤養。無以久未入直職務爲念。明年詔解部務。常直內閣。坐撫浙時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革職。命仍視事。辭還職。兼管兵部尚書事。又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十三年。復出相度海塘。至中途。聞
世宗晏駕。公號慟趨還。朝。而

今上已有旨大學士朱軾老成望重令回京辦事務　命協辦總
理事務　賜世襲騎都尉乾隆改元二月會試復充正主考又充
纂修三禮館總裁官公為政練達有體自為縣及撫浙未嘗假賓
佐擿伏多洞中吏不能為奸政事之外益著書有餘暇浙俗競為
浮靡民朝不計夕弊甚公以身教儉除供億減出入儀從衣綈啖
糲椽吏無敢曳紈綺凡里黨婚喪賓錯燕會具有品式戒毋得越
入之浙民便之郡邑長望風自飭公察吏嚴而不苛吏皆奉法北
新關索為奸蠹公至乃無敢括貲浙西自衢洋至石墩鳳凰以
迨乍浦澉浦梁莊數百里海潮汐為害民安危倚塘為命且築且

此段總叙其為政顛末

圮公因地形水勢高下緩急爲捍禦開淪捷石丈尺紆縮皆有法

近閱邸鈔曾見于奏

度惟所築至今無恙雍正三年餘姚上虞會稽等縣塘衝決破傷民人廬舍 命公往勘還回陳形勢修治大要

世宗大悅悉如公議行公之視賑山西也先言便宜五事皆聽用凡銀米贏縮里甲戶口遠近多寡勸糶之方及所以散給者規畫詳盡守令惟愛條約全晉賴以活公稔知天下州縣倉儲虛耗有司任意侵挪一遇歲祲發賑遂以胥銷爲辭災民轉徙溝壑無賴乃因山西之飢爲 上盡言其弊請嚴定章程飭下督撫勒補所屬虧空爲荒備又請易出陳易新爲擇地分貯或糶或借一視民

便毋令吏得爲奸事皆施行國家歲轉東南漕數百萬而畿甸水
此事關係極大哉
穀二府之政不修幽燕多藥壞漳衞滹沱灤潞諸流百道歲泛溢
敘源委最詳
爲害元脫脫營田之法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
遷民鎮器具工作穀種費鈔五百萬錠歲則大稔不賴於轉漕其
計夫授田則壤定賦水泉陂塘門堰埠築之方其見於往牒明之
廷議紛紜欲復其績而不能其見徐尚寶文定之論尤詳惟戚繼
光稍修於薊鎮豈後之水學無法不能如前謀國者無亦爲近功
尺寸之見不覩地利於古今豈有異乎公登政府時與怡賢親王
籌度畿輔營田水利合詞陳於　上發帑金百萬兩爲經費凡士

方丈量水線水平散夥收夥及溝渠閘堰諸法皆井井工且大興未幾而公奉　命出視海塘又以母憂歸又以疾求解職任十三年又自請赴浙視海塘惜未竟其功公規畫大諸務詳盡於民生利弊尤惓惓而督撫外吏好興利為功且爭言開墾病民尤甚嘗

今上即位之初公首疏痛陳其弊言今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加增錢糧以成清丈之名廣西報部捐冊墾田數萬畝其實多係虛無因為通行丈量之舉與將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着之數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飭令停止丈量而前此虛報陞科之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小民不免苦累又河南報墾亦多不實請

飭下各省督撫將報墾之田逐一查明如是虛捏即行題請開除無為民累又言法吏以嚴刻為能不問是非曲直贓私先酌數目廹以極刑紏蔓株連惟恐鍛鍊之具希藉明斷之號請飭下督撫嚴諭有司讞獄務須虛公詳慎原情酌理協於中正 上覽疏嘉嘆悉為施行而向之以興利為功者稍相繼罷去其遺疏尤懇懇於理財用人之際謂須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言利之臣倡說加增仰祈 聖明乾斷永斥浮言實天下蒼生之福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心跡各判幾餘之際最易混淆惟在 皇上慎之又慎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嗚呼公之忠誠謀國無愧於古大臣

之誼而　上之稽謀老成能聽用蓋言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
宜乎殊恩異數于公存歿之餘有加無已也公學湛深經術尤邃
於禮酌古今之宜期可躬行家居時嘗刻三禮及前儒議禮書爲
家儀三卷撫浙時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又益以士相見鄉飲酒
禮爲儀禮節畧共三十卷以爲浙人承式又增定禮記纂言周禮
詁解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又著有大易
春秋詳解歷代名臣名儒循吏等傳若干卷輶車雜錄廣惠編並
行於世素有人倫鑑所舉士多洊至大僚以功名顯于善類護持
尤切爲左都御史時

世宗諭六科皆隸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訟及公。公力請。乃得寬減。又嘗疏請凡文官四品以下。皆得移封嫡母生母繼母。皆得竝封。以廣孝慈。公生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二。元配陳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謝氏。俱贈淑人。先公卒。陳氏封恭人。子男三人。曰必堪。以蔭官通政使司右通政。曰琳。丙辰進士。改庶吉士。俱謝淑人出。曰必坦。壬子舉人。世襲騎都尉。陳恭人出。子女五。一字建昌縣學舉人李家駒。家駒未婚夭。以節自誓。餘俱適士族。孫男五人。孫女二人。銘曰。

人臣之位。相位而極。非位之榮。四海之責。稽古相業。視學為準。虞湯有作。必咨吿伊。溫溫裘公。惟德之恭。輯古

名臣以程厥躬肴求備在

聖祖

世宗公在綸閣金鉉大鏞

皇帝嗣服稽謀耆碩曰予舊學醇修清德公之昌言殷命虞謨炯

炯金鑑

皇帝曰俞公事　三朝爲世眂依民有父母國有蓍龜生也褒崇

殁也贈謚凡百君子敬爾有位

遁蹤詳密後有體有度如此纔見文端公眞面目視小倉山房

一作以浮詞作門面搪塞者相去天淵